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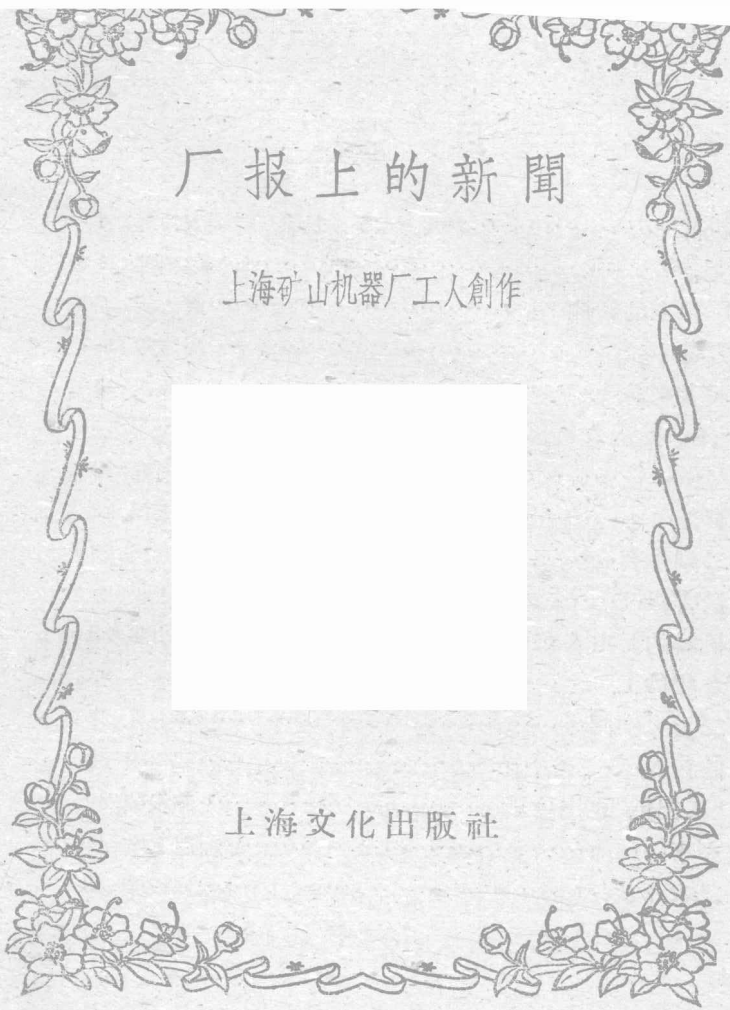
厂报上的新闻

CHANGBAO SHANG DE XINWEN

上海矿山机器厂工人创作

上海文化出版社

3.245
36



厂报上的新闻

上海矿山机器厂工人创作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言

这本“厂报上的新聞”，是我厂工人同志的創作。这里所收进的十六篇作品，大多数是从文学創作組的墙报“上矿花朵”选輯的。

我厂工人同志搞文学創作，基本上是在今年开始的。他們在反浪費、反保守的双反运动中，不仅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发揚了共产主义精神，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生产大跃进，而且，也表現和鍛炼了他們自己的文学創作才能。他們在生产劳动之余，要用笔說出自己的思想感情，要用筆記录自己創造的新記錄，这就是文学創作組創作丰收的基础。

我厂文学創作組，是今年三月間建立的。参加这个創作組的組員，遍及各个車間，各个工种。在他們中間，有党的車間宣傳委員，有团的車間支部書記，有先进工作者，也有青年“四敢小組”（敢想、敢說、敢做、敢为）的組长等等先进分子。他們按年齡說虽然都还年青，但他們都有多年的工龄，都是生产上的青年“老师傅”。他們有极为丰富的生活。他們原来都不会或沒有写过文学作品，但他們的生活本身就是动人的詩，他們創造世界的双手，也能够創作文学作品。在这里，资产階級所散布的文学創作的迷信，已經不攻自破了。他們創作了大批的作品。

他們这些作品还是新芽,自然幼稚一些,粗糙一些。这些作品是远不够成熟的。但是,这些作品洋溢着濃厚的生活气息,昂揚的生命力量,和高漲的共产主义精神。他們抓住了文学的基本的主要的东西,因此,他們的作品,有生命,有光采。生活的主人,必定是文学的主人。他們在很短的时间,跃进了創作之門。

但是,这不是說他們在文学創作上不需要作什么严肃的重大努力了,不,决不是。剛出土的幼芽,还必須深深扎根,不然,就不会成长和壯大。文学創作,是創造性的事业,沒有艰苦的思想鍛炼和写作鍛炼,沒有坚持不懈的努力,是永远不会写出較好的作品,永远不会前进的。

文学事业是党的事业。我們工人階級必須有雄心以自己的出色成就,参加到党的这项事业中去。为党的文学队伍增加新的血液,新的生命活力。我們相信,工人階級中,生产好、政治好、思想好的文艺积极分子,会成长为党的文学队伍的主要力量。也正因此,我們必須坚决反对存在于部分初学写作者中間的各式各样的个人主义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不仅危害党的文学事业,而且会腐蝕新生的作者們自己。这是我們工人写作者必須首先警惕的。

我厂文学創作組,在“上海矿山机器厂的一日、一人、一事”的写作活动告一段落之后,正在开始总路綫的写作活动。希望“厂报上的新聞”这本书的出版,把我厂的創作活动更推动一步,而取得更大的丰收。

中共上海矿山机器厂党委宣傳部

1958年6月27日

目 次

前言	中共上海矿山机器厂党委宣传部	1
支持	赵南健	1
厂报上的新聞	錢士权	7
力量	吳鑒堂	11
記者來訪	姚荷根	14
“不，我要二十七副”	邱化順	17
多做一箱	赵南健	19
責任	錢士权	21
二副手套	赵南健	25
送喜报	錢士权	27
机器的新主人	仇小星	30
女翻砂工	郝根榮	33
二張大字报	錢士权	35
防护衣	邱化順	40
“不出色”也出色了	郝根榮	42
小事	赵定发	44
二次下放	郝根榮	45

支 持

趙南健

办公室里，支部書記、車間主任和另外几位車間干部，正在向区委来的同志汇报車間跃进指标完成情况，和进一步修訂跃进规划的打算。突然，工人王一虎手里拿着二只冒口，咚咚咚咚直冲进来，打断了車間主任的讲话。王一虎进了办公室，随手将冒口放在写字台上，脸上有点气虎虎的样子。

“你們天天說跃进！跃进！怎么人家老李提的合理化建議不采纳？”

“老吳，你們上午沒有研究？”支部書記問車間主任。

“会是开过了，鍛冶科认为他們布置的冒口工艺是好几年积累下来的历史經驗，有根有据。老李的建議虽好，試澆出来的鑄件表面也不錯，就是沒有可信的資料，怕以后質量不保險，所以不同意把冒口縮小。”

“那怎么行！試出来生活既然好，为什么不同意？”

“支部書記，你看！”王一虎把二只冒口遞給支部書記。“老李听說鍛冶科不同意建議，他也担心自己的建議可能有什么毛病，剛才又試澆了一只，割下冒口一看，情况跟第一次試澆一样。你看，就是这只冒口。”王一虎說着指指支部

書記手里的那只小冒口。

支部書記雖不是翻砂工出身，但他在車間里鉅研了這幾年，對這一行的技術也懂得了不少。他靠在寫字台旁邊，翻弄着那二只冒口，細細的觀察着。

“收縮情況很正常。”

“是嘞，就是這弄不懂。冒口收縮很正常，澆出的鑄件也沒有毛病，為什麼鍛冶科不同意？”王一虎聽支部書記這樣一說，臉色就平和了一點。“老李他不來說，我看不過去，要同他們來評評理，究竟是什麼道理？”

區委同志對這一行完全是門外漢，所以一直沒有插嘴，現在聽他們這樣一說，理解了七八分；但這二只冒口是怎麼回事，仍舊不清楚。

“這二個東西做什麼用的？”他問支部書記。

“這是鑄件上面的水口，鑄件里鋼水冷卻的時候要收縮，這個冒口就把熱鋼水補充到鑄件里去，使澆出來的鑄件內部沒有縮孔。”支部書記解釋，一邊還把冒口放在台子上擺弄着。

“那這二個有什麼區別呢？”

“這個大的是鍛冶科工藝上規定用的，工人老李認為這冒口放得大了，所以他提了個建議，要把冒口縮小成這個樣子。如果對鑄件質量沒有影響，冒口越小就越省鋼水。”

“這二只冒口重量要相差八公斤。”王一虎補充說，“我算了算，如果採用小冒口，今年可以節省四十八噸鋼水。否則，等於把四十八噸鋼水白白浪費掉！”

“能省這許多？”區委同志聽說這個不顯眼的東西改進一下就能節省幾十噸鋼水，有些吃驚。“這不是要值好幾萬

元錢嗎？我說你們得好好研究研究，支持這項合理化建議實現。”區委同志說着掃了大家一眼。

“我們一定支持！”支部書記說，“老王，你先回去工作，這事包在我身上。”

王一虎剛跨出門口，又退進來說：

“這是一張大字報，請你們寫了，貼到鍛冶科去。”王一虎將大字報底稿交給支部書記，轉身出去。

“對！馬上把這張大字報寫出去，對這種事情大字報是好武器。你，你，你們都寫它幾張大字報！支部書記也來一張。”區委同志指着大家說。

“什麼事說得這樣帶勁？”

“區委書記來啦！”支部書記說着連忙拉椅子讓坐。

區委書記个子高大，衣着樸素，眼球上布滿了紅絲。顯然這幾天又忙得沒有睡好覺。

“我來听听你們談得怎麼樣了。”

“我們正在說冒口的事。”區委同志把冒口的事向區委書記作了匯報，支部書記和吳主任都作了補充。

“吓！要依據？叫他們向這冒口來要！活生生的事實擺在面前，這就是依據！他們還要什麼依據？”區委書記接着對支部書記說，“我們天天號召工人提合理化建議，革新技术，現在工人提了合理化建議，就應該好好研究。好的，馬上採納；有缺點的，幫助他們改正。實在不好的，也要交代清楚道理，不要籠統的說沒有依據。”

“我們是這樣做的。”

“是這樣做那就得馬上採納這項建議。”

“修改工藝的大權在鍛冶科手里，他們不同意就沒有辦



法。”

“只要你們理由對，不同意也得叫他們同意。”

“鍛冶科那位科長是總鍛冶師，有經驗，有理論，可就是有名的老保守，我們不一定說得通他。最好請區委書記找他談一談。”

.....。

科長悶悶的從辦公室裏出來，心想區委書記怎麼會知道這件事，一定是車間去告訴他的。他這樣想着想着連扶梯走完了也不知道，跨了個空，吃了一驚。一抬眼，發現牆上紅紅綠綠的貼着十多張大字報。他停下來一張一張看過去，都是批評鍛冶科有保守思想、不同意合理化建議改小冒口的。他心里想：真是保守思想在作怪嗎？不！工藝員用計算

公式算过好儿遍，每次都証明冒口不能改小。但为什么試澆出来的生活很好呢？真有点想不通。

科长匆匆朝清理間走去。清理間中一片嘈杂声，冷泵噠噠响着。科长咬住清砂工阿荣的耳朵問：

“哪只生活是小冒口澆的？”

“什么？”

“哪只是小冒口澆的？”科长提高声音重复問。

“那边一只！”阿荣指着靠門口躺着的一只鑄件。

科长象一个檢查員那样，細心的察看着鑄件，还不住的用尖嘴小鋤头敲打。

“听說你們不同意把冒口改小？”阿荣停下工作，关住冷泵問。

“唔……。”

“那为什么，質量不是很好嗎？”

“你知道里面好不好？”

“冒口下面沒有縮孔，里面当然好。”

“这可不一定，有时冒口下很好，鑄件里面有毛病。”

“我們沒有亲眼看到里面有毛病，总是不会信相的。”

“……………”

办公室里冷冷清清，大家已經下班回家了，只有科长独自悶着头在看工艺，不时用尺量着，划在圖紙上。台子上放着二只冒口，不知什么时候給他拿来的。

“这么晚还不回去？”支部書記站在門口說。

“噢！支部書記，請进，請进。”

“我剛才找你几次沒有找到，你到哪里去了？”

“我一直在你們車間里。”

“噯！這二只東西怎么会到這里來的？”支部書記也看到了台上那二只冒口。

“剛才我去找你們，想再研究研究老李的建議，誰知你們一個人也不見，我就拿了這二只冒口來研究一下。”

“你研究下來怎麼樣？”支部書記心想，我也是為這事找你的。

“你們車間的意見是正確的。”

“那你同意採納建議了？”

“嗯。下半年我到車間里把鑄件重新細細看了一遍，冒口的補縮情況確實很好，鑄件上沒有發現疵病；但這只冒口按我們歷史資料算起來是小着點，這可能是我們的資料里保險系數打得大了。”

“大躍進嘛，冒口也得躍進一下。”

“就躍進一下吧。明天一早我打算把鑄件作一次水壓試驗，如果沒有滲水現象，我們明天就修改工藝。”

“這太好了。”

“不！本來還要好，就是我这保守思想給搞壞了，造成不少損失。”科長透出非常慚愧的神氣。

“一個人缺點總有的，只要我們知錯即改，那就好了。”

“書記同志，說正經的，請您明天跟老李約個時間，”科長認真地說，“我要向他當面檢討。”

1958年4月28初稿，

1958年6月第二次修改。

厂报上的新聞

錢士叔

当我看到厂报上的那条装配小組工人全力支援加工車間，解决了生产不平衡的关键問題的新聞，不禁就想起了采訪新聞时的情形。

那一天，我到装配車間去采訪新聞，剛跨进門檻，那个叫“大炮”的装配組长黃有虎，就冲着我說：

“小吳，你来的正是时候。”接着拉住我的手，連珠炮似的說：“你評評理看，在总路綫鼓舞下，人人都在使勁地干，一天時間当作二天用，我們装配速度快了，可就是机械車間的工人，供应不上零件，害得我們閑着沒事干。你赶快替我們在厂报上写个批評稿，叫他們快跟上来，配合我們一起跃进。”

我早听说装配小組搞了机械化，产量提高好几倍，所以今天特地来了解情况。当我听了黃有虎的話，就毫不犹豫地說：“黃师傅，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一定在厂报上为你們撑腰。”

黃有虎听了我的話，哈哈大笑起来了。在我临走时，他却叮嘱我說：

“噯，小吳，批評要有分寸，不要使他們泄气呀！要打气才是。”黃有虎就是这个脾气，說話时急得象冲天炮，恨不得揪住別人打一陣架，說过話心又軟下来了。

我答应他一声，轉身到机械車間去了。

机械車間里，机器声震得似雷响，它和工人們的劳动热情汇合成一支巨大的洪流，这洪流是不可阻擋的力量。車間門口的生产指示图表上，几个紅色箭头，象要冲上天空似的，旁边的黑板报上，也写滿了工人在生产大跃进中創造新记录的捷报。我看了这个情景，心里有些糊塗起来；机械車間的工人也不落后呀！怎么会去拖装配工人的后腿呢？

我就直往車間主任那边走去。严主任正伏在办公桌上搞生产計劃，一見我就迎上来说：

“小記者，快替我們在厂报上登一个消息，哪个車間有多余的劳动力，請支援我們車間。”

他的話，真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呀！不管怎样，我总要把情况了解清楚再講。于是我坐下来开口說：“严主任，装配車間等着你們的零件，你們要跟上去呀！現在要在厂报上批評你們了。”

“你們要批評，我沒有意見，但要是批評工人干劲不足，那未免冤枉。現在工人們正在改进机床，搞自动化哪！”严主任听了我的話，感到有些委屈地說。

“我也知道机械車間是‘常胜將軍’，可是，現在装配工人在等零件总是事实呀！”

“你哪里知道，这几天車間里来了一批特急任务，全車間的人都在加紧突击，这样有五台机床干了別的活，所以装配零件有些供应不上了。”严主任解釋着。停了一下，他又說：

“你能帮个忙，在厂报上登个消息嗎？”

我明白了供应不上零件的原因，就答应了严主任的要

求。

当我离开机械車間时，才想起：这几天各車間到处在缺人，哪里还有多余的工人呢？可是，既然已經答应人家，只得騰出一些版面来。

第二天，我拿着厂报，走到装配車間的装配小組，一来是向黄有虎作个解釋，机械車間供应不上零件，是有客观困难；二来准备探听一下装配小組是否能支援机械車間。我一到装配小組，只見工人在紛紛議論着：

“嘿！这下常胜將軍可垮啦，就看我們的苗头了。”李师傅見到厂报上的消息，咧开嘴对別人說。

“我們一定要把流动紅旗夺过来。”毛师傅也乐得手舞足蹈地在說。

独有黄有虎不作声，他在一旁抽着烟，吐出的烟雾迷漫在他的周圍，看样子他正在为一件事思考着。

我走到黄有虎身旁，拍拍他的肩膀說：“黄师傅，你的批評稿我沒有采用，因为……。”

“知道了。”不等我說完話，黄有虎很不耐煩地打斷了我的話。

“那你們是不是去支援他們呀？”我說。

“抽不出人。”黄有虎冷冷地回答我。

我見他情緒有些不对头，再說下去也沒有用，就轉身走了。

正当我走出車間門口时，黄有虎突然高声地喊住我：“小吳，你等一等。”

我站住了脚，愕然地望着他。

“你去对严主任說，我們装配小組可以抽出人支援他

們。”黃有虎說話有些激動，所以說得很快。

“真的嗎？”我一聽這話，心里真有說不出的高興，不說二話，恨不得一下就到機械車間嚴主任那里去報訊。

我正要走的時候，裝配小組工人可鬧翻天啦，李師傅頭一個對黃有虎嚷叫起來了：

“什麼，你瘋了嗎？抽人出去支援？我們小組的任務不要干了嗎？”

“你小組長不講民主，一個人不能代表全小組的意見，我們不答應。”毛師傅也跳起來了。

黃有虎一見同志們有意見，也感到自己這一炮開得太冒失了，不應該不經小組討論，就決定下來，於是，就自我檢查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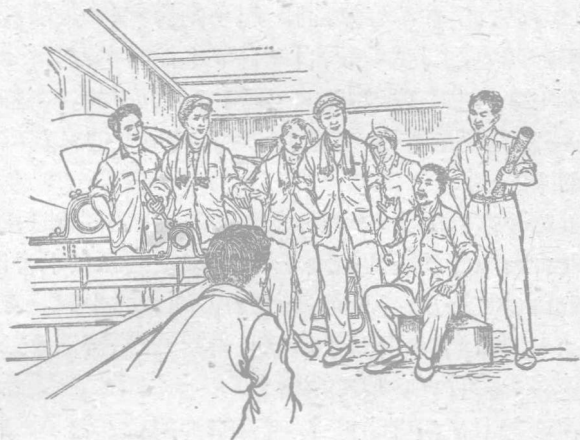
“剛才才是我不對，沒有跟大家商量，應該接受批評。”黃有虎說話的聲音很低，“但是，機械車間來不及加工零件，使我們停工等待，不去支援他們也不解決問題呀！”

黃有虎說完話又抽起煙來。大家听了，覺得他說得有道理，要是真的不去支援他們，自己也只能閑着。所以很多人就同意了黃師傅的意見。

忽然有一個人感嘆地說：“这下全完啦，到手的流動紅旗又丟了！”黃有虎听了這話，氣虎虎地說：

“我們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不是為了流動紅旗！”

大家認為黃師傅的話是對的，於是作出決定：在不影響本組生產情況下，可以抽人支援機械車間。黃有虎心里可樂了，他高聲地說：“這就對了！我們要為整體着想，應該把本位主義思想丟掉。”說罷，他又正色說：“現在我們先來安排一下工作，下午就去支援。”



黃有虎小組工人支援了機械車間后，不平衡的生產關鍵就解決了。當我在機械車間碰到嚴主任時，他也連帶表揚了我，說那個消息登得好，幫助他們解決了一個大問題。

1958年6月12日晚

力 量

吳 肇 堂

夜已深了，李師傅睡在床上，左一個翻身，右一個翻身，二只眼睛睜得老大老大，心窩里象風車一樣地轉着；突然，他翻身坐起，捻亮了電燈，這一下可驚動了他的老伴李大

娘。

“半夜三更，还不好好地睡，起来做啥？李大娘嚷着說。

李师傅象没听见一般，自顾自地走往写字台旁，随手在四仙桌上拿了二个玻璃杯子，往写字台上一放。一忽儿放在东，一忽儿放在西，象变魔术一样。随后，他又在纸上嗖嗖地书写起来。

太阳还没有露脸，李师傅就急冲冲地直向车间里跑，心里还在打着算盘，“一共鑄六千根，每根上放二只水冒口，每只水冒口省二公斤，一根可省四公斤，四六二十四。呀！可以省二十四吨鋼水啊！总路綫真是指南針呀！否則这二十四吨鋼水，不是白白地浪費了嗎？

在技术主任的房間里，只听得李师傅拉开嗓子，臉漲得通紅，手指发抖地指着技术主任說：

“你太不負責啦！难道你願意让这二十四吨鋼給丟到东海大洋里去嗎？还說什么沒有理論根据？咱可不懂你这一套理論。咱从小就干上了这一行“翻砂”活，今年已經六十一啦！咱只懂得节省国家財產，要講技术理論，咱可就得合上鋪卷兒往家走。”

技术主任拿着手帕直向額上擦汗，心里又急又愁，臉上发臊。他想：真是算我倒霉！一大早就碰上这个老头！然后，从褲袋里拿出一包烟，順手递了一支給李师傅，又給他擦上洋火，才急巴巴地說：“李师傅，李师傅，您老人家可別急，听我講給你听。这‘鍋炉联箱’鑄件本身技术要求高，而且数量大，客戶要得急，我們可不能馬虎啊！沒有理論根据是不能随便修改工艺的，你要改进水冒口的事还得慎重考虑，大家开个会来研究研究。”